



这支英雄金笔是爱情之笔是力量之笔是胜利之笔是永恒之笔

一九八六年二月七日(星期日)我拿着这支笔,这是爱妻——黎娜赠给我的笔,参加了高级工程师的外语考试,并一举夺得了全所第一名(96分)。

这支笔将和我们的爱情、我们的胜利一起永载史册。这支笔也是我们爱情和胜利的纪念品。让爱情永远给我们力量、胜利和幸福吧!

海龙 一九八六年二月十一日

父亲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很浪漫的男人。我眼里的他,工作时严肃得让人害怕,但在生活中却是一个既可爱又温暖的人。那时我们生活在三线的山沟里,日常用品比较匮乏,父亲会将平时发的粮票攒起来,只要有机会出差到大城市,就用这“小金库”给母亲“开小灶”。有了父亲的

尘封的信笺

刁晨璐

偏爱,我也早早地尝到了“父母爱情”的甜头。那时生活不比现在,很多东西有钱都买不到,于是父亲每次出差回来都会大包小包地往家扛一些日用物资,小到一颗大白兔奶糖,大到飞鸽自行车。细碎的日子

在持续的离别与团聚中慢慢度过,而父亲也因此获得“家庭运输大队长”的光荣称号。父亲对外是个不苟言笑的工作狂人,对内却是个宠妻狂魔。有一次,母亲生病需要补充营养,可那时肉是每周供应一次,其他营养品更是难得一见。这时“理科男”敏锐的洞察力让他发现,当地农民有养鸡的习惯,既然买不到肉,鸡蛋也不错啊。于是在母亲生病的那段时间里,所里的人经常看到他一手拎着竹筐,一手拿着木棍,去山里的农户家里收鸡蛋。至于为

啥收鸡蛋还要拿根棍儿,据说那时山里农户都养狗,这是一根“打狗棍”,因此他又喜得一个称号——“丐帮帮主”。记得有一年,父亲外出参加试验,迟迟未归,母亲感到十分不安。由于当时项目的保密级别特别高,也不能随便打听。正在那时,母亲又接到父亲老家的电报,

说爷爷去世了。我记得一向开朗爱笑的母亲那晚偷偷流了一夜的泪。后来没过多久,父亲安全回来,母亲第一时间为父亲安排好老家的事宜,安慰着父亲,让他放心回老家,不用担心家里。虽然那时我还年幼,但那一幕一直刻在我的记忆里,那就是父母最纯真质朴的爱。

在那个书信、绿皮火车、驿站、年节、蜜饯的年代,父母相互理解、相互扶持,从少年到白头。直到今天,父亲依旧是那个不会把爱挂在嘴边的男人。但他在母亲做饭时笨拙地帮倒忙,饭后又变身洗碗机,谁也别想取而代之。他会用手机给我们拍照,记录下时间、地点,然后整理记录在册,写成日记。他说:“这都是美好的回忆,也是日积月累的幸福。”

我想,父亲和母亲的爱情也许在我们这一代看来并不显得那样轰轰烈烈,但当爱情回归到生活,回归到自己所爱的人身上,依然会如夏花般灿烂。就像他在那封信笺中所写到的那样:“让爱情永远给我们力量、胜利和幸福吧!”

作者单位: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七一〇所

稻穗低垂时

开吉

1992年的夏天,空气里飘着新稻的清香。母亲说,那年蝉鸣特别响,像是她与父亲的相遇作证。那时她二十二岁,扎着时兴的麻花辫,辫梢系着从布头上裁下的红绸带,每天在流水线上给水果罐头贴标签。

相亲安排在农忙季的第三个星期日,在城里机械厂上班的父亲特意调休过去。相亲的前夜,父亲妥帖打理好要穿的白色的确良衬衫,听见家里人在堂屋里嘀咕:“她大哥拐了腿,看样家里三亩田忙不开。”

第二天趁着大早,父亲就跟在媒人身后出现在田埂上。他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,肩上扛着两把磨得锃亮的镰刀,裤脚沾满苍耳子,讷讷地跟在外公身后下了田。母亲躲在后面远远偷看,只见那个身影像下腰,镰刀划过稻秆的沙声像一首单调的歌。母亲说父亲割稻的姿势很特别,别人割稻像打架,他却像在绣花,总把镰刀往怀里带。他总是先用左手挽住稻穗,再利落地一刀下去,稻茬留得齐整,捆好的稻把站成笔直的队列,分明像她每天排列的罐头。

晌午时分,母亲来送饭。父亲正坐在垄上休息,看见她来了慌忙站起来,差点打翻旁边的水壶。“你……你吃了没?”这是他跟母亲说的第一句话,声音比割稻时轻得多,红红的耳朵尖,像田埂边熟透的野草莓。父亲蹲在地上吃着母亲带来的腌肉,突然从兜里掏出块蓝格子手帕——不是擦汗,而是垫在地上请她坐。

农忙结束那晚,父亲托媒人给母亲捎来城里新到的铁皮手电筒,拧开比堂屋的灯还亮。外婆问母亲的意思时,母亲正在厨房做饭,只说了一句“他的帽子……洗得真干净”。瓷勺碰着锅沿的声响,竟比车间下班铃还清脆。

她不知道的是,父亲的《农机维修手册》里静静夹着一封未寄出的信:

木炭同志,那天在你家田里割稻,看见你躲在后面的影子,辫梢上扎的红头绳像朵小花一样,我手一抖,差点割到自己的腿。你送来的腌肉太咸,一壶水喝光嘴里还干,可我心里甜,这话当着你的面实在说不出口。我们机械厂最近在修联合收割机,这机器一天能收二十亩地。我想着,要是明年还用得上镰刀,你能不能还来送饭?

昨天路过商店,看见手电筒又是一下子想到了你。要是...要是不够亮,你一定要跟我说,我去买更亮的。张婶总问我有什么话要带给你,可这些话当着张婶的面我说不出口,她催我问你爱看什么电影,可影院最近放的都是武打片,听说姑娘家更喜欢《庐山恋》那样的。下个月有庙会,你什么时候要是有空……

这封没寄出的信,在他们结婚后的某一天偶然从书中掉出,飘落在地。母亲弯腰去捡时,辫梢的绸带扫过信纸,一如当年掠过稻穗低垂时的晚风。信纸已经泛黄,钢笔字晕染成淡蓝的云,母亲一字一句仔仔细细看完,打叹父亲写的这封信比罐头的糖水味还让人发腻!父亲又是一双红红的耳朵尖,要去抢她手里的信纸。他们就那样争了起来,阳光透过窗户的菱花玻璃,在他们充满爱意的脸上跳跃。

作者单位: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七一六研究所

玉米地中的守望

王嘉钰

我的父亲和母亲,他们的爱情生长在泥土里,没有半句诗情画意的表白,却在年复一年的耕种中,种下了一本沉默的情书。那书页是田垄,字迹是汗水,深情在四季流转中缓缓沉淀,每一行都长成青翠的玉米秆,每一页都结出饱满的金黄。

我的父亲向来话少。每天早上天未明,他已扛着锄头走向田地,母亲则紧随其后。他们一前一后,在田埂上投下两道沉默的影子,仿佛大地本身延伸出的两株玉米。父亲犁地,母亲点种;父亲背壶打药,母亲弯腰除草;父亲掰下玉米棒子,母亲麻利地剥开青皮——他们如大地上的两株并排生长的玉米,根系在黑暗的泥土里早已悄然缠绕,无需言语便彼此心意。父亲偶一抬头,母亲已递上水壶;母亲捶着发酸的腰,父亲已接过她手里的锄头。他们动作间的默契,比任何情话都更古老而坚实。

玉米抽穗吐须时节,父亲钻进闷热的青纱帐中除草,母亲便在垄间弯腰,仔细地掰掉玉米秆上多余的“哑巴”苗,锄掉那些“黑心”玉米。汗水浸透了父亲的背脊,留下白色的盐渍,像大地龟裂的纹路。母亲递过水壶,父亲仰头喝下大半,却总要留一口递给母亲。母亲推辞不过,抿下那带着体温的水时,嘴角的笑意便如玉米顶端的红须,在热风里柔软地波动。

他们的爱意从不在唇齿间吐露,却藏在一粥一饭里。秋收后,父亲总把最早掰下的、最嫩的那几穗玉米,用来熬小米粥。煮熟的小米粥香糯可口,母亲盛一碗端到父亲,父亲总是让母亲先喝。母亲真怪着推拒,最后总在父亲固执的目光下接过去,吹着气小口喝着。那清甜的滋味仿佛融化了半生辛劳,胜过千言万语。冬闲时围炉夜话,父亲剥着西芹的玉米粒,母亲就着灯缝补衣裳。偶尔目光相接,炉火映着彼此不再年轻的脸,亮窗中自有暖流涌动。

他们一同在田里劳作,一同在岁月中老去。父亲的白发与母亲脸上的皱纹,在夕阳下彼此映照,如玉米秸秆在晚风中泛起的柔和光泽。那些风雨同舟的岁月,那些默默扶持的瞬间,早已将两颗心编织成密不可分的藤蔓,缠绕着向上生长。

这泥土里长出的爱情,朴素得如同玉米粒,却蕴藏着整个生命的力量。它无需华丽辞藻,不必海誓山盟,只在每一锄的深耕,每一粒种子的安放间默默流淌。父亲与母亲并肩走过田埂的身影,就是岁月中最动人的情书——彼此扶持,彼此守望,彼此就是对对方在尘世里最妥帖的归宿。

玉米青了又黄,季节流转不停,父亲和母亲并肩立在堆满金黄的玉米垛旁,望着曾经青纱帐起伏的地方。他们的身体在夕阳下融为一体,身后是沉甸甸的收获。晚风拂过,干枯的玉米须轻轻摇曳,像无数细微而温暖的火苗——那是大地无声的见证,是用一生光阴、汗水和相依为命写就的,最朴素也最深情的情书。

作者单位:山西汇维重工有限责任公司

父亲的信

李泽乾

一日,我暂离南京的别寓,回到滁城的家中,从落尘的旧物和泛黄的信堆里寻觅往日的感慨,偶尔窥见了父辈的青春和继续。

那是数摞陈旧的信笺,静置在书架一隅,深藏在书卷深处,约莫有近百封。在浮尘的洗礼、时间的浸染之下,原先杏黄鲜亮的信封已沉淀出近乎古铜的棕褐色。信封上斑驳点缀、交替呈现的,正是父亲和母亲的名字,以及他们尚在求学时的住址所在。这些便是父母尚未结为连理,尚在青春年华徜徉时的往来书信。

我信手捻来几封父亲写给母亲的信,小心地展开,三十余年光阴的啃噬下,盈握在手中的信纸已经薄如蝉翼。父亲的笔触周密而从容,尺牍相接、优游舒畅的字迹之下,蕴藏着饱含爱慕和思念的心情。自我记事以来,便生长在规整近乎严苛的家教之下,父亲对他和母亲相识相恋的奔放年华讳莫如深,因此我也只好以信取人,从行文中揣测他不同的手迹所映射的丰富内心。

有时,父亲写信有如工匠刻画,笔触工整,字迹清雅,字里行间极尽从容不迫。除了简约描述日常之外,多叙触景生情、感物伤怀,抑或是畅叙思念、娓娓道来,动人清听。有时,父亲写信犹如笔挟风雨,满纸烟云、寥寥数页,驰骋着忧思和关切,更兼彼时他与母亲相隔两地,劳燕纷飞,多有“相见时难别亦难”的离愁别绪。再有时则介于二者之间,行文不温不火,笔触周密而诙谐,文风爽朗而大方,多抒欣慰憧憬之意。

我草草翻阅数篇,其中最引我瞩目的,是父亲写给母亲一封信中的《戒烟辞》。日夜辗转难眠,更兼学业劳苦、校务芜杂,父亲求学时便开始与烟草相伴。每受母亲嗔怪与关切,父亲决意“挥宝剑,斩烟丝”,便在给母亲的信中写下戒烟誓词。他回顾自己吞云吐雾之时“敷衍心面,固属可怜”,但又痛恨自己“虚与委蛇,欲罢难填”,历数吸烟“日计不足,月计万千”的亏空,最终决意“及早觉悟,回头是岸”。在信中,父亲称自己将《戒烟辞》悬于床头,复又将抄录信上,寄与母亲共勉。至今日,我也几乎未见父亲在家中吞云吐雾。偶尔卸去苦劳重担回家,父亲难免神情沧桑了些,心情冷淡了些,说话生硬了些,但也极难从他斑驳的发梢间嗅出烟草的焦味。

我的母亲成长于山村阡陌之间,寒山古木支撑起她嵯峨质朴的灵魂,碧云湖清幽如酿的寒水浇灌出她澄澈的心灵,流霞一般明媚的山花映照出她窈窕的笑靥。然而,往日窘迫的家境,像肃杀的寒风般叩打着母亲的未来。直至她竭尽全力考上滁县的师范学校,现实的残酷与偶然的如影随形。在我翻阅的另外几封信中,父亲宽慰的文字如点点清滴的细雨,温婉而亲切,徐徐地融化母亲心中的寒冰,消解坎坷与忐忑。

我越细细品读,越感父亲对文辞的熟稔。笔墨的精通,这是我记事起便及难瞥见的风采了。在这些文字里,父亲倾情地阐述自己曾如何寂寞,如何留恋母亲的陪伴,如何念及那份真情带来的光芒。而现在,父亲与母亲早已成为他们所向往的彼岸。那是他在楼宇间留下的清幽的灯火,是她在锅灶间燃起的炙热的火苗,随他们从月光乍破,相伴到暮雪白头,温和又热烈,含蓄且深情。

我的十指轻轻抚过这三十一年前的信,仿佛摸到了青春年华的神经末梢。信纸间发出清脆的声响,仍然跳动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脉搏。彷徨与慰藉,约定与思念,都随笔于纸上,向着未来延伸。细细密密的笔触,如轻轻重重的针脚,渐渐编织出生活百态,柴米油盐,真挚而温暖。愿父母,愿你我,愿冥冥下心心相印的人们,守着相知的缘分,握紧相守的幸福。

作者单位: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八研究院

编辑絮语

这个周末是父亲节,把副刊的征稿主题定为“父亲的情书”。邀请大家写写父母的爱情。

为什么父亲节不单写父亲,因为总觉得,父亲是父亲之前,得先是丈夫。父亲爱母亲,也是父亲给予孩子最好的爱一种。

于是,我们收到了若干篇“父母爱情故事”。晨起暮落,三餐四季,父亲用笔、用陪伴、用守护。“写”下自己的情书。许多故事里根本没有“爱情”二字,读起来,却发现字字句句都是爱情。我们究竟该如何爱一个人,跟着故事里的父亲们学,准没错。

灶台腾起的蒸汽漫过厨房玻璃时,我总能想起父亲蹲在门槛上磨镰刀的模样。他裤脚沾着新翻的春泥,左手握着油布,右手推刀的弧度像极了母亲纳鞋底时穿针的轨迹——这对总被邻里笑称“严丝合缝”的夫妻,用半生光阴把“过日子”磨成了彼此最默契的禅印。

父亲这辈子最得意的“战绩”,是把门前三亩薄田耕成了村里的“样板地”。不过,他却总说母亲才是家里的“总把式”:天不亮就起来揉面的背影,能把粗面馒头蒸出麦香的魔法,还有给我和妹妹缝补衣服时,在补丁上绣出小花的巧劲儿。“你妈啊,扛得起锄头,拿得稳针线,连哄你写作业都有套‘把式’。”他蹲在院子里修理漏雨的棚顶,忽然对着正在择菜的母亲喊了这么一句,惊得母亲手里的豆角滚落在地——那个只会闷在田里埋头干活的男人,竟把日子过成了藏在细节里的精致。

去年秋收时,父亲在粮仓堆垛玉米袋的动作慢了许多。我发现他鬓角的白发比往年密了,弯腰时腰板不再像年轻时挺得笔直。母亲偷偷塞给我一包父亲舍不得吃的饼干,“你爸说,现在血气衰没你妈他成菜的手劲大喽。”那晚我在厨房帮母亲烧火,听见堂屋传来窸窣率率的响动。透过帘帘缝隙,看见父亲正对着母亲的旧相册发呆,指尖轻轻掠过母亲年轻时扎着麻花辫的照片——那个逢着婚时都没说过“喜欢”的男人,正用指腹摩挲着岁月里的温柔。

妹妹考上大学那年,父亲把攒了半年的票票偷偷塞进了她的行李箱。“城里饭菜贵,多带点。”他蹲在车站台阶上抽烟,烟头明灭间忽然冒出一句:“你妹小时候总说要当老师,没想到真成了。”烟雾模糊

了他的眼睛,却藏不住嘴角的弧度。而我知道,他心里最骄傲的,是我和妹妹把他教的“诚实做人”写成了简历上的底色,把母亲教的“吃苦耐劳”熬成了职场里的底气。就像他总对来串门的邻居说:“我家两闺女,一个能写文章,一个能讲笑话,比我种出千斤粮还体面。”

父亲床头摆着一个磨得发亮的簸箕,那是他年轻时用竹篾编的。“簸箕要深,才装得住收成;人心要实,才扛得起日子。”他总用这话教我们做人。如今他常坐在门槛上,看母亲在院子里侍弄她的“宝贝菜园”——番茄藤攀着父亲搭的竹架往上爬,辣椒在晨光里泛着红,就像他们这辈子互相扶持的姿态:一个在前面开疆拓土,一个在身后默默耕耘,把柴米油盐熬成了彼此眼里的星光。

端午回家,听见父亲在厨房跟母亲念叨:“当年媒人说你‘能持家’,我还合计着‘持家’是啥本事,后来才知道,你是把日子过成了‘把式’,把咱闺女养成了‘骄傲’。”母亲笑着揉他的背,眼角的皱纹里盛着几十年的烟火。原来最好的情话,从来不是海誓山盟,而是一个一辈子学不会浪漫的男人,把感恩酿成了日常里的“笨拙告白”。

暮色漫过院子时,父亲又蹲在门槛上磨那把镰刀。刀刃在夕阳下闪着光,像极了母亲缝在我校服上的那枚星星补丁。这对“一生要强”的夫妻,用半生的“把式”哲学,把平凡的日子磨成了我心里最亮的月光。所谓父母的爱,从来不是惊天动地的宣言,而是藏在“你真是好把式”里的认可,是“两闺女是我骄傲”里的温柔,是即便柴米油盐也要把日子过成诗的模样。

作者单位:山西汇维重工有限责任公司

父母的「把式人生」

李丽娟

